



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·星书系

短篇小说集

香河纪事

刘仁前◎著

香河纪事

作家出版社

课外借



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·星书系

短篇小说集

香河纪事

刘仁前 著

香河纪事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河纪事 / 刘仁前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9
(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. 星书系)

ISBN 978-7-5212-0686-9

I. ①香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81158 号

香河纪事

作 者: 刘仁前

总 策 划: 刘仁前

责任编辑: 向 尚

装帧设计: 王汉军

书名题字: 孙晓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.com>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183 千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686-9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绘者：张建设

刘仁前，笔名瓜棚主人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、泰州市文艺界联合会主席。1961年11月出生。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曾获《中国青年》全国小说处女作征文奖、汪曾祺文学奖、中国当代小说奖、中国散文年度奖、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、江苏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、《安徽文学》奖等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香河三部曲》（《香河》《浮城》《残月》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谎媒》，散文集《瓜棚漫笔》《楚水风物》《那时，月夜如昼》《爱上远方》等多部，主编《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》丛书多卷，著有长篇纪实文学《“民抗”司令——任天石烈士传》《丹心如虹——谭寿林烈士传》。作品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《中国小说家代表作集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多种选本。长篇小说《香河》，被誉为“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”“里下河版的《边城》”，2017年6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。

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奉上痛彻心扉的爱。

——题记

目 contents 录

喊工 - 1

拔菜籽 - 15

开秧门 - 31

栽棉花 - 45

开夜工 - 64

看场 - 77

罾河泥 - 94

缴公粮 - 108

上“大型” - 122

村小 - 136

目 录 *contents*

文娱宣传队 - 151

大队部 - 166

大瓦屋 - 180

代销店 - 193

豆腐坊 - 206

后记 - 220

喊 工

天刚麻花亮，阿根伙的叫喊声，便在龙巷上空响起：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所谓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”，用在阿根伙身上则是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喊”。细个子的阿根伙，嗓音甚是洪亮，极易让人想起夏日枝头的鸣蝉。说来奇怪，蝉儿那短小的身体，发出的声音真是响亮。眼下，刚开春，离听蝉鸣尚早。

香河，地处里下河苏北平原，四季分明，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。这早春时节，柳吐嫩绿，桃发新蕊，香河水流泛亮，村舍裹在薄纱般的春色里，淡成一幅江南水墨。此时，行走在苏北平原上，可谓一麦碧千里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碧绿的麦田，在春风里高低起伏着，碧波荡漾着，让人有如置身于浪涛翻滚的大海。

香河一带，则稍有不同。此时的田野上，除了大片的绿，还有大片的黄。大片的绿，是碧绿的麦田；大片的黄，则是黄灿灿的油菜花，摇曳在春风里，甚是妖娆。不是说，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么？复苏的岂止是“物”，还有“人”。被春色包裹着的香河的男男女女，亦随着春天的脚步，从隆冬里苏醒过来。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随着阿根伙的叫喊，男人们这才窸窸窣窣地离开自己婆娘的热被头。这一夜中，搂在怀里的，果真都是自己的婆娘么？未必。

香河的一天，从喊工开始。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，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更不用对喊人起床、喊人起床烧早饭这样的事情，感到奇怪。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床，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床烧早饭。这，应属“大集体”年代之独创。

过不了多会子，各家各户的门，鸣着鸟语，吱吱呀呀地打开。阿根伙便忙着与“烂熟藕”一般熟识的村民们点头，打招呼，派工。他这时段的工作不再是“喊”，区别不同情形，有的需“登堂入室”，跟一家之主交代几句。也有的“登堂入室”之后，没了下文。

此时的巷子上，便有虚掩着怀，蓬松着发髻，挟着淘米箩，捏着牙刷、毛巾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，三三两两往水桩码头去。

阿根伙见着，眼馋，手痒。眼馋，便肆无忌惮往女人脖颈子里钻。手痒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这个胸脯上抓一把，在那个脸蛋上捏一下。被追打，被唾骂，是他极乐意得到的回报。

垂柳掩映着的水桩码头上，那些女人，淘了米，漱了嘴，洗了脸，说了一会子家长里短的闲话，之后鸟雀一般叽叽喳喳地散开。

很快，各家各户的烟囱里，炊烟袅袅；家前屋后，鸡鸣犬吠。沉寂了一夜的村庄，愈发热闹起来。

叫人家起床，叫人家起床烧早饭，有个正正规规的名称：喊工。

喊工，颇辛苦，得早起。一年四季，春秋两季，气候宜人，早就早起，尚不费难。寒冬腊月，炎炎夏日，气候不如春秋两季温驯，鹅毛大雪说来就来，刮风下雨，亦无定时。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喊工，显然是要吃点辛苦的。

间或，也会有费口舌的事情发生。一般寻常人家，起床，烧早饭，吃早饭，按时上工，没问题。家中若有没断奶的婴儿，喂奶，

则是年轻母亲上工前必须做的，自然会耽搁工夫。家中有新人的，那新婚的小两口，正是恋床的阶段，不被催得“屎急扒塘”，舍不得起床。想要小两口按时出门，难。

喊人起床，喊人起床烧早饭，只是喊工之前奏。隔不了多会子，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村头巷口响起来，只是喊的内容变了。听——

上工啰——各家各户快上工啰——

从喊人起床到催人上工，中间隔多长时间？一顿早饭的工夫。

喊村民们“上工”，才是喊工目的之所在。这样的工作，是有专人负责，不是哪个想喊就能喊的。喊工，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，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。与派工、计工，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。

生产队长便是这一权力运行链条中的执行官。称生产队长为“执行官”，似有“五八”语风。照中国吏制，“七品”才有“芝麻官”之称谓。这农村大队中的生产队长，似只能称“芝麻粉”。然，县官不如现管。“芝麻粉”阿根伙们，还真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在这看似辛苦的喊工上，慢慢生出些甜头来，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甜头。

细个子阿根伙，脚头快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

他的管辖区为龙巷东头的一队，即：第一生产队。香河大队，共七个生产队，自然有七个生产队长。每个生产队长，只管自己生产队的几十户百十口子人。

阿根伙获得“芝麻粉”称谓时间不长，之前一队被称之为“芝麻粉”的，叫祥大少。那时的阿根伙，只是个“助喊”。真正行使“喊工”责权的，是一队之长祥大少。

祥大少喊工的做派，与阿根伙完全两样。身高马大的祥大少，

有一副大脚板，早更头走在空荡荡的龙巷上，啪哒啪哒，空声响，不知情的，还以为村子里进了怪兽，有点儿吓人。好在，紧跟着啪哒啪哒的脚步声，祥大少的喊声便响起来了——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虽然，祥大少喊的，与阿根伙喊的，字面上并无差异。但，听起来相差就大了。前面介绍了，阿根伙的嗓子洪亮，准确点儿讲，“洪亮”一词用在阿根伙身上，不是并联，是偏正，主要是“亮”。这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，不无关系。

不止于此，他能在那帮女人面前肆无忌惮地“眼馋”“手痒”，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，亦不无关系。阿根伙的小淮调从哪儿学会的？没人去细究过。好在阿根伙不拿大，对妇女们可谓是有求必应。每回，他几乎都是从具有红色基因的“贫农、下中农”开唱，引出“带彩”的小僧尼之后，让自己的小淮调达到高潮。

与阿根伙的“亮”嗓不同，祥大少的嗓子，用得上一个词：粗犷。如若要细细追究的话，祥大少的嗓音特点重在“粗”字上。不止于此，听惯了祥大少喊工的，还能听出他与阿根伙语句间隙的差别。与阿根伙亮嗓一句完整地喊出口不同，祥大少在“各家各户”与“起床啰——”之间，似有停顿，而第二句“起床烧早饭噢——”则紧跟着，听上去命令的意味要浓些，强势、霸气。阿根伙，有时会学前任的喊法，终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因此喊声“霸气”的时候，少。

全村人都知道，“芝麻粉”祥大少有“三好”：玩牌、听戏、打老婆。

祥大少的老婆，在整个香河的婆娘当中，都够得上一个词：标致。白果子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会说话，撩人。匀称的身子，前挺后翘，让村上男人见了眼痒、手痒、心痒。尤其像

蔡和尚、痢扣伙这些光棍汉，当然也包括阿根伙，三十出头了，依然是光棍一条。他们这些男人，在如此标致的女人面前，口水早就不知淌出多少个三尺长了。只是吃惧祥大少，身高马大的，又是一队之长，惹不起。果真不识相，只能是找死。

于是乎，这帮光棍堂儿单身汉，手痒？自己往墙角上攒。心痒？只能夜里钻进被窝自残。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有解解眼馋。这些男人，见着祥大少家哑巴婆娘，一个个毫不掩饰地，把自己变成了带彩的狼，两只眼放着绿光，真恨不能眼光里长出手来。

就是这样一个令多少男人垂涎的婆娘，祥大少对她通常的礼遇却是一个字：打。

与村上其他男人打女人不同，祥大少很少将自己老婆关在家里打。祥大少打老婆颇具形式感，拽着他老婆长长的黑发，在龙巷上拖，一拖几个来回。只听到那婆娘哇哇哇叫，听不见回嘴。

如此标致的女人，是个哑巴，且不能生孩子，怪可惜的。这也让祥大少打老婆，变得十分理直气壮。

祥大少打老婆打累了，严谨说来，应该是拖累了，便会从怀里掏出那台随身带着的半旧不新的半导体，听戏。

祥大少所谓“听戏”，便是听革命现代京剧选段。什么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》，什么《提篮小卖》之类。想听别的，门儿都没有。

有时候也听《浑身是胆雄赳赳》。过分了不是，一个如此标致的哑巴女人，被你个大男人折腾来折腾去，最后只能眼泪汪汪地回家，给你做饭。你还《浑身是胆雄赳赳》了？背地里，也有看不过去的，指着祥大少脊梁骨叽咕几句。

这样的叽咕，有如春天田野上的微风，给祥大少挠痒痒呢，没有任何杀伤力，祥大少根本不会理睬。那几年，他正“红”在势头上，哪个也不敢公开站出来，替哑巴女人鸣不平。尽管大伙儿都知道，

这标致的哑巴，怪可怜的。

其实，后来祥大少常年听的，多为准戏。香河一带，原本就有听淮戏的传统，只不过中间有几年大搞“破四旧”，阵势搞得蛮大的，老淮戏都给破掉了。上了年岁的，只能在自家灶台后面哼哼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要不然，像阿根伙，哪能唱得一口小淮调？

等到祥大少的半导体里有了什么《打金枝》，什么《牙痕记》，什么《铡美案》之类，已经是以后的事情。祥大少的运势反而差了。

听革命现代京剧的那会子，祥大少“芝麻粉”当得正带劲。在大队部开会时，面对香元支书，自己表态发言也好，接受香元指派的任务也罢，高门粗嗓，劲爆得很，从不拖泥带水，从不口出软语。

同样劲爆的，还有他裤裆里的小老二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俨然一介武士。每天夜里，在哑巴婆娘身上，折腾来，折腾去，不到精疲力竭，不来个一泻千里，断不收兵。白天嘴上再劲爆，夜里躺在床上，总会想着自家的香火，如若在自己手上断了，自己绝了后不谈，还要落顶“大不孝”的帽子，那不是要挨全村人耻笑？更对不起自家的列祖列宗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旧礼，老辈人传下来的，祥大少懂。

细皮嫩肉的哑巴婆娘，身上那地方，恨不能掐得出水来，可就是不争气，让祥大少的好雨总是落在荒田里。祥大少再不死心，也没办法。心里头郁闷。

祥大少的郁闷，被阿根伙看在眼里，便撮哄他到谭驼子家玩牌。其时，在村民眼里，阿根伙就是祥大少的跟屁虫，最主要的工作便是“助喊”：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阿根伙跟在祥大少后头，偶或也能过过“芝麻粉”的瘾，那感觉，蛮不错的。阿根伙打定主意跟定祥大少，自然想着法子讨好祥大少。

在谭驼子家玩牌的，原本是癞扣伙、蔡和尚几个单身汉，私下悄悄玩的，属“小来来”的那种。虽说有点儿小赌资，但说不上赌。隔一阵子，几个男人嘴里淡出鸟来，想喝酒了，便约好到谭驼子家玩一下，弄瓶大麦烧，煮碗细鱼儿，便热嘈起来。有时也会到柳安然老先生家的豆腐坊拾几方豆腐，让香玉做个汪豆腐，抑或麻辣豆腐之类。这几个男人，实际就是借玩牌，吃个“碰头”。当然，也有赌运气的意思，毕竟是输牌的掏腰包。比起各人直接掏份子，有副牌在手上玩起来，还是多了些乐趣。

开春不比四夏大忙，农活不重，主要是田间管理。男人们也就是到田里，做些清沟理墒之类的农活，身子闲着呢。不是说闲则生非么？非分之想倒不是没有，有的想得到，有的想也白想。譬如祥大少家哑巴婆娘，祥大少不当回事，要是摆在癞扣伙他们几个屋里，哪个不把哑巴婆娘当菩萨一样供着！

既然想也是白想，那就甬做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梦。几个光棍汉，从男人们惯常放在心头盘算的几个字中，挑了一个跟“赌”相近的，玩牌。“小来来”，之后吃“碰头”，喝点儿小酒。这就让原本清汤寡水的日子，生出些滋味来。

玩牌地点放在谭驼子家，主要是便利。谭驼子是个远近有名的“摸鱼鬼子”，家里几乎不脱鱼。当然，这鱼得花钱。钱，出在牌桌上。更为便利的，谭驼子家婆娘香玉，做得一手好菜。只要香玉往锅灶前一站，总能给你烧出几样菜来，蛮吊人胃口的。

其实，吊人胃口的，不只是香玉烧菜的厨艺。这几个男人，哪个不是吃腥的猫？吃惧祥大少，再标致的哑巴婆娘也不敢碰。在贪小的谭驼子那里却找到了缝隙。

在日常之中，他们几个，多多少少都从香玉身上得到过甜头：嘴头上快活快活，说些色彩偏黄的话；手上这块抓一把，那块捏一把，不在少数。香玉有个好处，一般婆娘比不了。香玉开得起玩笑，不怕你揩油。阿根伙就摸过香玉的奶子，香玉不仅没生气，还友情提醒，别让她家谭驼子知道。虽说隔着夹布褂子，但阿根伙摸上去，香玉的大奶子，肉乎乎，软绵绵，还是蛮有感觉的。

祥大少到谭驼子家玩牌，只玩“寸符儿”。一玩，就上了瘾。

这可是个崇尚“革命”的年月，每个人头脑里都有根弦，紧绷着。

然，香河大队山高皇帝远，从香河进乌巾荡到公社所在地，要走一天的水路，公社干部都难得来，遑论县上来人矣。还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？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”这巴掌大的香河，大队支书香元无疑是最高首长，他的话在香河就是“最高指示”。祥大少们这些个“芝麻粉”，自然也就权倾一队之域，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。有“芝麻粉”祥大少参与进来，原本几个光棍党男人的“小来来”，多了一道保险。

这日子，总是如平静的香河水，不急不慢地淌，乏味了不是？不指望它大河奔涌，偶尔翻出朵浪花来，也能给这刻板的日子增添些许情趣。玩这种“小来来”的牌，游戏一般，便是几个男人自己翻出的浪花。

祥大少自然不知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，但与香玉几杯大麦烧下肚之后，舒坦多了。一来二去，忙前忙后的香玉，留在祥大少眼睛里的，不只是眉眼，还有颤动不已的乳房。于是乎，祥大少的浪花不止于“寸符儿”与大麦烧了。

细心的村民发现，祥大少喜欢逗弄村子里上学下学的小孩子了，尤其是剃着小平顶的小男孩。在龙巷上被祥大少碰上了，祥大少便

会笑呵呵地用自己宽厚的手掌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抚摸小男孩的平顶头。小男孩的短发，刷得祥大少手心蛮舒坦。这时，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两块硬糖果来，剥一块送到小男孩嘴里，问一句，甜不甜？小男孩有糖果吃，自然开心，会乖巧地应一句：甜！之后，一蹦一跳地离祥大少而去。望着蹦蹦跳跳离开的小男孩，祥大少口里总会自言自语，快了，快了，马上轮到我了。

这一段，祥大少可谓是浪花里频频飞出欢乐的歌。他心里头炖了盆猪油，美滋滋的。自认为“无后”之帽这下肯定能摘除，当然也就能给列祖列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然，他的摘帽方案在施行过程中，碰到了拦路虎。承载他下一代梦想的小船，遇到了惊涛骇浪。祥大少的浪花，被另一朵巨浪裹挟了，激荡了。香河，顿时风大浪高，巨浪滚滚。祥大少的梦想小舟，险象环生矣。

要知道，在风平浪静的水里，随你怎么戏水，危险都不大。碰上风大浪高，那就不好玩了，弄不好要出人命的。常言说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

果不其然，某夜，祥大少家“走水”了。

被人发现时，早已火光冲天。满村找不到祥大少，可奇的是，从南边锅灶间里，发现了一只空酒瓶和他命根子似的半导体。半导体开着，是秦香莲的声音——

把你比作父，不认二娇生。

把你比作子，不孝二双亲。

把你比作禽，无翅又无翎。

祥大少家“走水”后，村上也有些传言。

说，祥大少平日里打老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一次，祥大少少有地将哑巴婆娘关起门来，打。邻居听见哑巴女人杀猪似的嚎叫，怎么敲门，祥大少也不开。直到有上了年岁的，告诫祥大少：再打，会出人命的！祥大少才停下手里的杀猪棒，屋内的嚎叫，渐渐变成了哭泣。门，始终不见开。几天之后，祥大少家哑巴婆娘，一根绳子将自己悬在了自家的屋梁上。

又说，祥大少将哑巴婆娘往死里打，就是想好了，自己也不过了。他遇到了解不开的“死结”。

说实在的，祥大少与谭驼子家婆娘香玉有一腿，在香河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有的说，就连谭驼子也心知肚明，养着他们两条活鱼，好处自不用说。哪天谭驼子不高兴了，随时收网，定能有个好价钱。

那天，一如往常，天刚放亮时分，祥大少的喊声便在龙巷上响起——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祥大少边喊边走，喊到谭驼子家门口时，在大门上重重地拍了三下，特地关照：今儿坐船上垛田做活计，不许拖拖拉拉的，农船不等人。祥大少并不等屋内有人回应，就转到下家去了。

祥大少喊工的对象几十户人家呢，他必须一户不空。若是社员出工不齐，势必影响整个生产队农活进度。而对于相同的工作，香元支书是会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检查的。七个生产队中哪个进度快，哪个拖后腿，香元给的脸色是不一样的。脸色，到年终就会替换为奖励。在这一点上，祥大少们是不敢马虎的。

那天，祥大少有些个马虎了。他的马虎，不是马虎在喊工上。

等到上工的农船撑出水桩码头，祥大少一早上的工作也就暂告一段落，通常是回家去喝几碗疙瘩粥，复个早觉。那天，祥大少没有像通常那样回家去喝疙瘩粥，更谈不上复早觉了。瞄着农船一离